

從漢語角度看極性問的類型學性質 ——真性極性問形式與疑問語氣成分的區別*

陳振宇**、馬寶玲***、薛時蓉****

摘要

漢語及其方言中表示極性問的語法形式至少有十一種，它們分為兩大基本類型：真性極性問形式與疑問語氣成分。疑問語氣成分常兼任其他語氣功能，常與其他問題形式套疊，但不能進入嵌入深的小句。真性極性問形式則相反，一般不兼任其他語氣功能，不與其他問題形式套疊，但可以進入嵌入深的小句。在漢語極性問的語法化歷史中，兩種進程交替地起著重大的作用：一是原來的語氣成分下降為疑問形式，二是原來內嵌的極性問形式上升到獨立小句層次，成為疑問形式。

關鍵詞：疑問、真性極性問形式、疑問語氣成分、語法化、嵌入能力、標記重組

* 本研究是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項目《現代漢語及方言中的否定問題研究》（批准號：12AYY001）的階段性成果，受到復旦大學戴耀晶教授的長期指導；陶寰、王健、羅榮華、王琴、劉姪瓊、杜克華、李佳樑、盛益民、陳振寧、朱慶祥、李雙劍、張萬禾、倪蘭、宗守雲、李強等或為本研究提供了相關語料，或就有關問題提出了中肯的建議，或為本研究的開展提供了方便，《清華中文學報》匿名專家也給予了很好的意見，謹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極性問」(polar questions)，又稱為「一般問」(general questions)，或「是非問」(yes/no questions)，是針對一個命題的真值(truth value)進行選擇，疑問域主要或一般有「真」(truth)與「假」(falsity)兩個成員，代表兩個極端。極性問、特指問(special questions 或 wh-questions)等是從功能角度做出的劃分，更適合從語言類型及語法化角度分析世界語言的各種現象，這是本文採用這一術語的原因。

在漢語語法學中，多從形式角度分出是非問(如「他昨天來過嗎」)、特指問(如「他喜歡誰」)、選擇問(如「他是去北京還是去上海」)和正反問(又稱為「反復問」，如「他來過沒有」、「他喜不喜歡你」)四種疑問句，其中，是非問、正反問的全部，選擇問中的「正反選擇問」(如「你明天來還是不來」)，以及其他一些形式(如「他來過了，真的↗」、「你可喜歡她」)都屬於極性問功能。

又，有的文獻用術語 question，有的用 interrogative，漢語學界多譯為「疑問句」，但在本文中，不但討論獨立的疑問句子，還討論內嵌的疑問結構，所以稱為「極性問句」反倒不太合適，故中性化一點譯為「極性問」。

本文從漢語及其方言角度討論極性問的類型學性質(也有一些與之相關的其他語言的例子)，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 漢語表示極性問的語法形式與句法位置。
2. 極性問有兩種基本類型的區分——「真性極性問」與「疑問語氣成分」，這是本文的一對核心概念。如下例 a 中漢語正反形式「愛不愛」可用於主句，可用於各種從句，是真性極性問形式，而例 b 中英語的助動詞移位，只用於主句，不能用於各種從句，所以是疑問語

氣成分。當然，這對概念還有其他重要的性質，文中將一起討論。

(1) a. 你愛不愛他？我不知道你愛不愛他。你愛不愛他並不重要。

b. Do you love her? I don't know whether you love her. Whether you love her is not important.

3. 從上述核心概念出發看漢語極性問的語法化機制與過程。

二、語法形式與句法位置

漢語方言中具有極性問功能的形式至少可以細緻地劃分為以下十一種：

1. 句末升調。

2. 疑問語氣詞，如「……嗎？……哇（成都話）？……啊（南昌話）？……伐（上海話）？……嘛（廣州話）」等，不同方言所選的語氣詞有較大差異。

3. 疑問副詞，如「還……？可……？阿……？」等。

4. 正反選擇問，即「V (O/C) (-M) -neg V (O/C)」形式，如「你去上海(還是)不去上海？」在漢語方言中大都會省略選擇標記，有時就是兩個正反小句的並列，有時則加上語氣詞，如「你吃飯不吃飯？你去上海，不去上海？你去上海啊北京？」。

5. 動詞短語的變形形式，即「V (O/C) -neg-V」形式，「去北京不去？去北京沒有去？」

6. 句末否定詞，即「V (O/C) -neg」形式，「去北京不？去過北京沒有？」

7. 動詞、形容詞或其他擔任小句核心的成分的變形形式，即「V-neg-V (O/C)」、「A-neg-A」、「P-neg-P」等形式，「去不去得成？」

去沒去北京？好不好？他在不在家睡覺？應不應該去北京？」

8. 動詞或形容詞的重疊形式，如「VV(O/C)」、「AA」形式，「去北京？好好？」僅見於少數方言。

9. 句首或 VP 首形式，如「是不是／是否／有冇 VP」，「是不是你應該早點來？他有無完成作業？」在有的方言中，這些形式已語法化詞彙化。

10. 句末附加問形式，如「他去北京，真的／是嗎／可是／是不是？」它們一般被歸入句末升調、疑問語氣詞、疑問副詞，以及動詞或形容詞的變形形式在句尾半獨立成分中的運用而已。但有些方言中有特殊的句尾形式，所以也應單列一類。

11. 句末選擇問標記，十分罕見，如「去上海嗎（還）是？」（蘭州話）

下面詳細討論其類型學特徵。

（一）疑問性韻律手段

據說世界語言中最常見的極性問構造方式，是用特殊的韻律手段，如句尾上升句調來表達的。¹ 但是大多數語言的句尾高調（high pitch）韻律手段往往並不只適用於極性問，而是有多種用途，包括不確定（uncertainly）、難以決定（indecision）、猶豫（hesitation）、不安全（insecurity）等等，而與之相反的句尾低調（low pitch）韻律手段則表示有信心（confidence）、保證（assurance）、確定（certainty）等等。² 漢語也是如此，例如：

¹ J. L. Whaley,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p. 238.

² E. König and P. Siemund, "Speech Act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in T.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2nd ed, Volume I: Clause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 (2) a. 小明昨天來的↗
 b. 就我們兩個人去↗

在大陸漢語普通話中，a 可以表示詢問，也可以純粹表達對「小明昨天來的」這事感到驚訝。其本質是表示「意外」(mirativity) 範疇的語法手段，表示疑問僅僅是推理意義(含義)，所以不能算是特定的極性問手段。b 則為杭州話的例子，³ 既有疑問意味，但反問或感歎的意味更濃。

其次，上升句調往往可與其他疑問形式一起使用，而且此時它往往不是必需的。⁴ 在漢語中，它不只適用於極性問，也可與實質問(wh 疑問)、其他極性問、選擇問形式共現：

- (3) a. 小明什麼時候來的↗
 b. 小明來了沒有↗ 小明來了嗎↗ 小明來不來↗
 c. 小明昨天來的還是今天來的↗

一些語言的升調疑問句，與其說是疑問，不如被稱為表示意外的陳述句，⁵ 英語中曾經有一類句子，被認為是純粹用上升句調構造的極性問，如：

- (4) a. You have met him?
 b. He believes in God?

因為它們不能用一些一般只有疑問句才用的詞，如 ever、any、at all，例如不能說「*You have ever met him」；它們總是有強烈的傾向，而不具有中性詢問的意味，必須用在一個特殊的語境中，對前文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92.

³ 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年)，頁691。

⁴ E. König and P. Siemund, "Speech Act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p. 294.

⁵ 同前註，頁293-294。

所說的或所猜想的某件事表達說話者的驚訝。總之，對英語來說，上升句調也僅僅是一個語氣成分，雖然它常用於疑問句，但很難說是表達純粹的疑問功能。

在吳語和贛語區，語調疑問句一般也只用於表示驚疑或要求證實等特殊情況。有的漢語方言中甚至不允許帶升調的疑問句，如湖南新化方言極性問必需加句尾「喃、啵、吧」等，且用降調，絕大多數湘方言都不允許升調疑問句。⁶ 即使在北方方言區中，西南官話也普遍使用非升調句表疑問，如成都話用句末語氣詞「哇」，但「哇」字句是降調。有研究者指出，大致存在以下梯度，往左語調疑問句地位越高，往右則越低，直至基本使用降調或平調，「普通話 > 吳語 > 贛語 > 湘語」。⁷ 因此，至少可以說，中國大陸西南方向是韻律手段弱化的方向。

(二) 疑問詞、疑問詞綴及疑問變形

不少語言都具有真正的專用於構造極性問的詞或詞綴，稱為「疑問（小品）詞」或「疑問詞綴」；有的還有改變形態的特殊操作，稱為「疑問變形」。這些形式，有的是小句周邊操作，有的是小句內部操作。有一種觀點認為：否定傾向於在小句核心上操作，而疑問傾向於在小句周邊操作，因為否定是句法平面的操作，而疑問是話語平面的操作。⁸ 從世界語言總的情況看，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這只是傾向性，小句核心的疑問操作不少，小句周邊的否定操作也不少。從

⁶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10-311。

⁷ 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漢語方言疑問句橫向比較研究〉，收入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曾毅平，《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00-301。

⁸ 關於漢語的論述，請見張伯江，〈疑問句功能瑣議〉，《中國語文》1997年第2期，頁104-110。

漢語來說，兩種手段都普遍地存在，甚至同一個方言也同時使用兩種手段。從所有漢語方言看，誰佔優勢並不明顯。

1. 小句周邊操作，根據所處句法位置的不同，又分為：

① 在小句句尾操作，又分為：

緊跟在句尾實詞性成分後，不能在其中插入停頓，但可以插入其他虛詞性成分，不過這一虛詞性成分在韻律上也同它們形成一個整體。漢語及方言中最常見的是句末疑問否定詞，以四川話為例：

(5) 你去過北京沒有？這本書你看不？

漢語及方言中有不少句末否定詞演化而來的複雜結構（尤以與時間詞情態詞合詞甚至合音的結構為主）：⁹

(6) a. 天晴啦沒？你飯吃過啦沒？（甘肅臨夏話，「啦」為句末時間詞，表實現）

b. 你愛去廣州阿唔？你有阿兄阿無？戲好睇阿孬？你會咁俄文阿不會〔上「不」下「會」〕？（廣東潮州話）

c. 你有書無？會識英文不會？愛去北京不愛？伊是學生 ami？（廣東汕頭話）

其中 a、b 在句尾實詞性成分與否定詞之間插入了虛詞「啦、阿」，但「晴啦沒」等都形成一個韻律整體。更為常見的是由句末否定詞演化而來的疑問語氣詞，有「麼、嗎」系，其句法功能同上，如下例 a；再如廣州話的「嘛〔ma33〕」字句則是句末否定詞與語氣詞的合音，表中性詢問，根本不能表示驚訝、懷疑、完全不信，見下例 b：¹⁰

⁹ 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頁 689-692。

¹⁰ 彭小川，〈粵方言（廣州話）疑問範疇研究〉，收入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曾毅平著，《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頁 108。

- (7) a. 他來了麼？你去北京嗎？
b. 佢有問過你嘛？（他問過你嗎？）

當然，也有一些方言的疑問語氣詞根本不是從否定詞演化來的，或者已很難看出其來源，如「啊」類、「喃」類、「唻」類、「啲」類等。¹¹

某些方言在句尾還有特殊的附加問形式，如下面成都話例句中的嘆詞「哈」和「嘎」〔「該是哈」的合音形式〕，其中「哈」主要用於詢問對方意見、對對方提出要求；「哈、嘎」與前面成分之間可以有較長停頓，也可以不停頓；整個句子是較強的降調：¹²

- (8) 今天晚上有世界盃賽（，）嘎？
他是廣州人（，）嘎？
晚上早點兒睡（，）哈？

② 在小句句首操作，句首操作常與話題、焦點有關，如俄語的 *li*、英語的句首助動詞移位等。這一點在漢語中可能沒有，不過，某些方言的「是不（是）」形式似乎正在向這一方向發展，如成都話「是不是」可以讀得很急促，後一個「是」弱化甚至脫落，「不」也弱收音變為「啲」[pə] 或 [pə]。不過即使它這樣地虛化，在成都話中，它也不是中性問，而更類似於是一種揣測標記，即說話者猜「你」很可能明天不來，只不過仍不敢太肯定吧：

- (9) a. 你是不（是）明天不來哇？是不（是）你明天不來哇？
b. 是啲他不來哦？

上例 b 與語氣詞「哦」共現，而成都話「哦」只用於感歎、陳述

¹¹ 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漢語方言疑問句橫向比較研究〉，頁 301-302。

¹² 張一舟、張清源、鄧英樹，〈成都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 年），頁 347、349。

功能，而全句根本不需要回答，說明「是不是」的語氣詞化程度已經很深。

學界多認為，在 OV 語言中，通常都是尾操作；在 VO 語言中，則首、尾操作皆有，但傾向於首操作。¹³ 但從古今方普四維整體來看，漢語及其方言中鮮有真正意義上的句首疑問形式，漢語以尾操作和小句核心操作為最常見，這在 VO 語言中是少數派。

2. 小句核心操作，根據其作用方式，又分為：

① 在小句核心上加上一些成分（包括一定程度的合音）。如獨龍語用前綴 *ma*⁵⁵ 加在小句動詞上構成疑問句。¹⁴ 漢語及方言的句中疑問副詞是加在小句核心之上的，如普通話中由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疑問副詞「可」（不過這在當代北京話中一般很少見了）：

（10）你可喜歡她？小玉可知道你喜歡她？

這一類疑問副詞在方言中卻十分常見，如江西泰和話的「阿能、阿是」：¹⁵

（11）你阿能讀書？你阿是老師？阿是天晴？

再如山東平度話的「是不、是還沒」，它只能用於句中：¹⁶

（12）是不酸？（酸嗎） 是還沒吃？（吃了嗎）

再如龍口話的中性問形式「□[fi]」：¹⁷

¹³ J. L. Whaley,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 p. 239.

¹⁴ 孫宏開，《獨龍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頁176。

¹⁵ 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頁691。

¹⁶ 同前註，頁690。

¹⁷ 馬志紅，《龍口方言的疑問句研究》（山東：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年），頁19-21。

- (13) 你□[i]去上街？你□[i]能好好學？你□[i]累？
你明早□[i]是上北京？

與大多數語言的核心操作形式不同，在漢語中，這一類的疑問操作具有部分的浮動性，被稱為「話題焦點敏感運算元」：¹⁸

- (14) 你可後個兒後天走？（疑問焦點是時間詞）
你後個兒後天可走？（疑問焦點是動詞 V）
他可呆屋裡做作業？（疑問焦點是處所詞）
他呆屋裡可做作業？（疑問焦點是動詞 V）

② 對小句核心進行變形操作，主要有正反問和重疊問。¹⁹ 正反問以四川話為例：²⁰

- (15) 這本書你還看不看？你看沒看哦？你認不認得他？

這一類疑問操作也具有部分的浮動性，浮動時該形式自身也是焦點標記，標記自己或緊跟在它後面的成分作為疑問焦點成分：

- (16) 他可不可能在教室裡讀書？ 他在不在教室裡讀書？
他在教室裡讀不讀書？ 他讀不讀得了書？
你究竟要不要讀書？ 你究竟要……讀書不讀書啊？

漢語由疑問變形表達的極性問，大多源於正反選擇問形式的變化，只不過不同方言語法化的程度不同。嚴格地講，只有高度語法化，

¹⁸ 劉丹青、唐正大，〈話題焦點敏感運算元「可」的研究〉，《世界漢語教學》2001年第3期，頁25-33。

¹⁹ 為免術語上的混亂，本文不使用「反復問」這一提法，除了引述前人觀點時。因為它在文獻中又被用來指疑問詞的重疊等語用強化的疑問，如「誰誰在哪兒啦？！」

²⁰ 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頁690-691。

滿足以下要求，才能算是核心操作的極性問，如果不滿足，則還是緊縮的正反選擇問：

條件一：正反只反映在小句核心成分上，不再包括賓、補語等成分。

條件二：在正反兩方面之間不能有其他成分，如不能有語氣詞，正反形式壓縮為一個整體。

漢語各方言的情況不同，不少方言還帶有語氣詞，所以第二個條件似乎可以放鬆。如呼和浩特話可以說：²¹

(17) 你走也不走？你穿也不穿？好也不好？

如果第一個條件不滿足，那還是看成正反選擇問、句末否定詞等其他正反形式為好，如豐城話例子：²²

(18) 洗澡也不洗？洗乾淨哩也冒啊？

正反問形式主要是在亞洲東方的語言中。在語用功能上，由於正反問的兩個選擇項都出現了，所以最難形成傾向性，故大多是中性詢問，這在漢語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如福州話用正反問句子為中性問，而「啦」字句是已有揣測，僅是對其真實性感到驚訝，要求證實：²³

(19) a. 今旦是係是拜三？（今天是不是禮拜三？）

b. 今旦拜三啦？

不過這一點有例外，有的方言可能相反，疑問語氣詞是中性的，

²¹ 張敏，《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共時分佈及其歷時蘊含》（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1990年），第6章·§2，頁74。按：此資料年代較早，此處頁數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料室所藏版本標示，下同。

²² 陳小荷，《豐城贛方言語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1989年）。參看劉丹青編著，《語法調查研究手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2-4。

²³ 陳澤平，〈北京話和福州話疑問語氣詞的對比分析〉，《中國語文》2004年第5期，頁455。

正反問卻不是，如廣州話，這一點後面再談。

正反問中否定詞可以進一步省略，形成核心操作的重疊問形式，如山東招遠方言：²⁴

(20) 你去去？這是你的東西？

不過某些重疊問形式不一定能找到明確的歷史證據說明它們來自正反問。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中，就有不明來源的重疊問形式，如彝語沒有助動詞時重疊核心動詞，有助動詞時助動詞才是小句核心，重疊助動詞：²⁵

(21) a. nu33 dzu44dzu33 o44?

你 吃 吃 語助 (你吃了嗎?)

b. dza44 dzu33 hi55hi55 o44?

飯 吃 可以可以 語助 (可以吃飯了嗎?)

3. 句中靈活操作，這一類極性問手段，可在小句中任一成分上操作，具有自由的浮動性。這一種本就罕見，俄語的語調模式 3 可能可以算。漢語及方言中似乎尚未報告有這一種類型，因為漢語的疑問副詞和正反問形式基本上都與漢語否定副詞一樣，是「基於動詞性」的操作，²⁶ 有一定的浮動性，但遠非完全自由地浮動。

²⁴ 錢曾怡主編，《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頁301。

²⁵ 陳士林、邊仕明、季秀清，《彝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166。

²⁶ 漢語之所以有這種半浮動性的原因，請見陳振宇、陳振寧，〈為什麼「不、沒(有)2、別」是副詞而不是附綴——漢語句子結構的類型〉，收入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主編，《語言研究集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14輯，頁100-118。

三、區分真性極性問形式與疑問語氣成分

世界語言中種種表示極性問的形式，可分為兩大類型：

1. 真性極性問形式 (real polar-question forms)，滿足「專一性條件」：

只構成疑問，而不用於感歎、驚訝等其他語氣範疇中。

只構成極性問，而不能與其他構造問題的形式（包括其他極性問形式）套疊共現。不與 wh 詞共現，不與其他極性問、選擇問等形式共現。因為任何問題都是對一個命題的操作，所以如果已經變為問題，就失去了再次操作的可能。

可自由地進入從獨立小句到關係小句的各個「嵌入」層次，因為不受語氣規則的制約。

2. 疑問語氣成分 (interrogative mood elements)，它有以下這些特點：

不僅構成疑問，也用於感歎、驚訝等其他語氣範疇中。

不僅構成極性問，也能與其他構造問題的形式（包括其他極性問成分）套疊共現。與 wh 詞共現，與其他極性問、選擇問等形式共現。

只能自由地進入獨立小句或一定深度的從句之中，很難進入「嵌入」程度深的層次。

下面逐一考察上述條件。

（一）用於其他範疇

各種使用語調疑問句的語言，疑問語調（如句尾上升語調）幾乎都可以表示感歎和驚訝。大多數句末疑問（語氣）詞也是如此，日語 ka 可表示感歎和驚訝等功能。古代漢語「乎」可以表示感歎語氣或

呼告、祈使或命令、商榷。

西方語法理論普遍將「移位」這一變形手段作為構造極性問的方式之一，但這一語法操作還有其他功能，如英語助動詞移位還用於強否定（never）、強肯定等感歎語氣句中：

- (22) Never have I been in this city. (我從沒到過這座城市。)
Only then did I realize my mistake. (直到那時我才認識到自己的問題。)

下面再看一個雲南話的典型例子，「格」主要用於構成「格 VP」疑問句，如下例 a，但它也用於感歎、驚訝和其他情態意義，如下例 b：²⁷

- (23) a. 這台事他格曉得？水格漲了？這條溝你格縱得過去？來瞧瞧這輛單車格好？
b. 格好玩了，他的錢兒打失了會來問我說。(昆明)
你歪哪樣？(你橫什麼？) 你格當得一輩子的官兒！(新平)
哎呀，我一再說不准你拿！格怕是你太貪，金雀子變掉了！(昭通)

這說明上述形式都是疑問語氣成分，而非真性極性問形式。

(二) 與其他問題形式的套疊

真性極性問形式不能與其他問題形式套疊共現，如下面 b 組句子都不成立，說明漢語普通話「嗎」和正反問形式是真性極性問形

²⁷ 張敏，《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共時分佈及其歷時蘊含》，第 3 章·§2，頁 36。

式。²⁸

- (24) a. 你去不去北京？你去北京嗎？
 b. *你去不去北京嗎？
 *誰去不去北京？
 ??誰去北京嗎？（在問「是不是在討論誰去北京的問題」時句子才成立）
 *你去不去北京還是上海？
 ??去北京還是上海嗎？（在問「是不是在討論去北京還是上海的問題」時句子才成立）

「例外」主要有三類：

1. 進一步虛化的「嗎」，在有的方言中開始變得更像語氣詞了。
 2. 「並列」的實質問成分，如「老實交待！誰，和誰，什麼時間，在什麼地方，都說了些什麼？你要一一交待清楚！」並列不是套疊，因此不算真正的例外。

3. 所謂「語用疑問」，如「（有）誰見過他嗎？」。「誰」為不定代詞，字面意義是問「有沒有人見過他」。語用推理意義則是：如果「有人見過他」，則根據提供確定資訊和充分資訊的語用原則，需進一步提供「究竟是誰見過他」。

疑問語氣成分則可以自由地與其他問題形式套疊共現，因為它只起到「疑問強化詞」（*interrogative intensifier*）的作用。有研究者提出過「助疑問標」的說法，²⁹ 指不單獨傳疑，而是配合其他傳疑手段共同傳疑的語言成分。實際調查發現，至少有以下幾種疑問語氣成分的配置模式：

1. 不管什麼疑問句，同一個疑問語氣成分都可以用。又分為兩

²⁸ 陳振宇，《疑問系統的認知模型與運算》（上海：學林出版社，2010年），頁42-43。

²⁹ 傅惠鈞，《明清漢語疑問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59、61。

種：

① 該疑問語氣成分單用時用於極性問，同時可與其他問題形式套疊合用。這一類型在世界語言中十分普遍，如英語助動詞移位，可單用於極性問，也可與 wh 詞共現，而且這一套疊共現還是強制性的。在古代漢語中，實質問成分與「乎、與」等共現，也可不用，但用都是有強烈語氣的語境，大多有否定與責備意義（所謂「反問」）：

- (25) a.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戰國策·趙策》）
b. 是誰之過與？（《論語·季氏》）

選擇問也與「乎」自由共現：

- (26)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國語·晉語九》）
- | | | | | |
|------|------|-------|------|------|
| 以為繭絲 | 乎？ | 抑 | 為保鄣 | 乎？ |
| 命題 1 | 語氣成分 | 選擇問成分 | 命題 2 | 語氣成分 |

也可以不用選擇問成分，而直接並列：

- (27)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禦乎？執射乎？吾執禦矣。」（《論語·子罕》）

由於「乎」一直未能完成向真正極性問語法手段的轉移，因此一直到很晚，它也可與後起的其他問題形式共現，如下面的「VP+不」結構，「乎」仍作為疑問強化詞使用：

- (28) 世尊告曰：欲知不乎？（《賢愚經》）

「乎」的這一性質在漢語學界引起了長期的困惑，這不是個別現

象，「邪、與」等也是如此。³⁰ 之所以困惑，是因為一直相信「疑問域限制規律」，即疑問是針對一個命題的語法操作，如果已經是一個疑問形式了，就不能再進行疑問操作。³¹ 這一觀點的缺點是沒有考慮到疑問強化詞現象。

日語 ka 也可與其他疑問形式共現，日語實質問可用 ka，也可不用，但經常使用：³²

(29) Dare ga sono sushi o tabemashita ka
 誰 主語 那 sushi 賓語 咬 疑問
 (誰咬了那個 sushi?)

日語選擇問與古代漢語十分相似：³³

(30) Sono hon wa omoshiroi desu ka tsumara-nai desu ka
 那 書 話題 有趣 係詞 疑問 無聊 係詞 疑問
 命題 1 語氣成分 命題 2 語氣成分
 (那書有趣還是無聊?)

阜陽方言疑問副詞「可」可以和實質問、選擇問很自由地套用：³⁴

(31) 恁開會可得好長遠多長時間?
 恁去北京可去啥地方看看?
 你可來還是不來?

³⁰ 李小軍，〈有關疑問域的一點歷史思考〉，《中國語文》2010年第6期，頁496-501。可以看到更多「乎、邪、與」的例子。

³¹ 張伯江，〈疑問句功能瑣議〉，頁104-110。

³² J. Hinds, "Interrogativity in Japanese," in C. Williams, ed., *Interrogativity: A Colloquium on the Grammar, Typology, and Pragmatics of Questions in Seven Diverse Languag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 159.

³³ 同前註，頁160。

³⁴ 王琴，〈安徽阜陽方言的「可VP」反復問句〉，《方言》2008年第2期，頁179-183。

你可是老師還是學生？
他可喜歡不喜歡看電影？
我可該應該來不該應該來？

再如《海上花列傳》中找到的吳語疑問副詞「阿」的例子：³⁵

(32) 阿哥教我明朝轉去，勿曉得阿有啥事體？
該個銀鼠好得來，阿要幾花洋錢？

在中國漢語之外的其他語言中，用於極性問並同時可與其他問題形式套疊合用的情況也不少，如下面的例子（這些套疊大多是非強制的）：

(33) 錫伯語的 na：³⁶

極性問：soni bod sehd nan bi na？
你 們 家 老 人 有 疑 問
（你們家有老人嗎？）

實質問：nimku tar bad awshi genem na？
病 看 地 方 怎 麼 去 疑 問
（怎麼去醫院？）

(34) 滿語的 no：³⁷

極性問：shi buda zhehe no？
你 飯 吃 了 疑 問 （你飯吃了嗎？）
實質問：yamzhi buda udu erinde zhem no？
晚 飯 幾 點 鐘 吃 疑 問
（晚飯幾點吃呀？）

³⁵ 張敏，《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共時分佈及其歷時蘊含》，第2章·§7，頁24。

³⁶ 朝克，《錫伯語366句會話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83、86。

³⁷ 朝克，《滿語366句會話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22、28。

(35) 哈尼語的 laq :³⁸

極性問：caqtuq dieiahuaf diq qivq nga laq ?

長途 電話 打 能 是 疑問

(可以打長途電話嗎?)

實質問：haltaq luduq feiljil ziia dav laq ?

什麼 時候 飛機 登 上 疑問

(什麼時候登機?)

(36) 羌語的 ngua :³⁹

極性問：jekvua-la luiyouchea she ngua ?

裡面 旅遊車 有 疑問

(裡面有旅遊車嗎?)

實質問：menpiao zzigue nyaewea qea ngua ?

門票 錢 多少 要 疑問

(門票多少錢?)

② 該疑問語氣成分單用時用於話題問，同時可與其他問題形式套疊合用。這一類型不多。如成都話「喃／啞」(lan1)，單用表話題問，如下例 a，也可自由地和實質問、選擇問套用，用的時候有更強的疑問語氣，如下例 b：

(37) a. 我啞？要是他不來啞？

b. 你和哪個一起去的啞？他乍個不來啞？你去不去他們家啞？你喜歡這個啞還是那個？你喜歡這個還是那個啞？

³⁸ 李澤然，《哈尼語 366 句會話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24、138。

³⁹ 黃成龍、周發成、張曦，《羌語 366 句會話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54。

2. 使用兩套疑問語氣成分，一套單用於極性問，一套與其他問題形式套疊合用。以贛方言為例，⁴⁰ 極性問用「墨」，如下例 a，問的是「你曉得嗎？（你是否知道）」，「他買了什麼」只是間接疑問從句，所以應該回答「曉得／不曉得」；其他用「叻」，如下例 b，問的重心是「什（什麼）」，主句動詞「估」（認為）是提升引語動詞，所以應該回答他買的具體是什麼東西：

(38) a. 你曉得佢買了什墨？（你知道他買了什麼嗎？）

b. （你估）佢買了什叻？（（你認為）他買了什麼呢？）

俄語單用於極性問時用語調 3，而當與其他問題形式共現時（包括極性問形式 li），用語調 2，且語調 2 一定落在焦點話題成分上。⁴¹

（三）嵌入深度

所謂「嵌入」（embedded）就是進入從句之中。一個句子可能有多個從句位置，它們的「深度」（degree）是不一樣的。朱德熙先生很早就已注意到這個問題，蘇州話「可 VP」、昆明話「格 VP」是獨立句中的疑問句式，但在主語從句中，它們都不能用，而要用「V 不 V」：⁴²

⁴⁰ 邵宜，〈贛方言（宜豐話）疑問範疇研究〉，收入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曾毅平，《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頁 67。

⁴¹ B. Comrie, "Interrogativity in Russian," in C. Williams, ed., *Interrogativity: A Colloquium on the Grammar, Typology, and Pragmatics of Questions in Seven Diverse Languages*, pp. 20, 39.

⁴² 朱德熙，〈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1985 年第 1 期，頁 10-20；又收入袁毓林編，《20 世紀現代漢語語法八大家——朱德熙選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445-462。

① 「認為」類動詞帶一個賓語從句，並且當這一從句是疑問結構時，疑問會上升到主句，使整個句子成為疑問句，如「他認為誰喜歡他？」「他認為自己行還是不行？」這稱為「疑問提升」(question raising) 現象，此類動詞為允許提升的「提升引語動詞」。

② 「問」類動詞的賓語從句是疑問結構時，疑問不能上升到主句，整個句子為非疑問句，如「他問我誰喜歡他」、「他正在問自己行還是不行」。此類動詞為阻礙提升的「非提升引語動詞」。

當提升引語動詞在主句時，整個句子作為疑問處理，如下面格魯吉亞語主句動詞 *pikrob* 帶疑問語調，而從句用降調，說明整個句子視為疑問句：⁴⁴

(41) *pikrob, rom nino moigebs?*
你|認為|它 關係詞 人名 她|贏|它 (你認為 Nino 會
贏嗎?)

漢語中允許疑問提升的主句動詞非常少，「打算、覺得、想〔意願要求〕、要〔意願要求〕、以為」最常見，占了這類例句總數的 80%，其他還有「感覺、見、叫、教、覺得、讓、認為、算、希望、喜歡、指望、準備」等。⁴⁵

還有一些語用或語法化的現象。例如「知道」類動詞一般是不允許疑問提升的，如下例 a。但當它充當「傳信」(evidential) 標記，表示資訊來源時，它就會成為准話語標記，從而實際上不再是主句成分，於是從句變為獨立疑問小句，如下例 b，尤其是當「你知道」後有停頓時：

⁴⁴ A. C. Harris, "Interrogativity in Georgian," in C. Williams, ed., *Interrogativity: A Colloquium on the Grammar, Typology, and Pragmatics of Questions in Seven Diverse Languages*, p. 75.

⁴⁵ 陳振宇，〈對疑問語氣提升的研究〉，收入沈陽主編，《走向當代前沿科學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26。

- (42) a. 你知道在哪兒開會？ (=你是否知道在哪兒開會？)
 b. 你知道(,)在哪兒開會？ (=〔詢問〕在哪兒開會？)

這一機制具有普遍性，如下面格魯吉亞語例子中，主句動詞 *pikrob* 帶疑問語調，而從句用降調時，相當漢語句子 a；當從句用疑問語調時，相當漢語句子 b：⁴⁶

- (43) *icit, kreba sad ikneba?*
 你|知道|它 會議 哪裡 它|係詞

上述例子表明，不論是因為主句動詞是提升引語動詞，還是因為其他原因導致疑問可以提升，被提升的疑問賓語從句都不再受到嵌入規則的限制，因此我們把這一類從句放在獨立小句層次。

3. 嵌入深度類型

一般而言，「真性極性問形式」可以或傾向於可以存在於主句及所有的嵌入從句中。而「疑問語氣成分」主要使用在主句，進入嵌入部位有困難，嵌入越深越難進入。但在實際語料中，有種種複雜的情況：

表一：與極性問有關的語法手段的嵌入情況

		獨立小句	間接引語從句	主語／ 定語從句
①	俄語	語調 3、li+語調 2	li	li
	普通話	嗎、X-neg、 X-neg-X	X-neg、X-neg-X	X-neg-X (X-neg)
	成都話	哇、X-neg、	X-neg、X-neg-X	X-neg、X-neg-X

⁴⁶ A. C. Harris, "Interrogativity in Georgian," p. 78.

		X-neg-X		
	永城話	可、X-neg-X	X-neg-X	X-neg-X
	古代漢語 (上古)	乎、與、X-neg	X+~X (X-neg)	X+~X
②	日語	ka	ka	X+~X (X-neg-X)
	蘇州話	阿	阿	X-neg-X
	阜陽話	可	可	X-neg-X
	昆明話	格	格	X-neg-X
③	英語	助動詞移位 (whether)	Whether、if	Whether、if
	格魯吉亞語	語調、xom (X+tu+neg) (X+tu/tu+X)	tu [選擇] + X、 X+tu+neg	
④	合肥話	克	克	克、X-neg-X
⑤	??			

大的類別主要有三類：

① 極性問優勢語言：語氣成分只用於主句，極性問成分則可用於所有層次。如俄語，獨立小句可用語調 3，也可用「li+語調 2」，但嵌入小句一律用 li，且不加語調：⁴⁷

⁴⁷ B. Comrie, "Interrogativity in Russian," pp. 19, 20.

(44) Ja sprosil, cital li ty etu knigu.

我 問 讀 極性問 你 這 書

(我問你讀沒讀這本書。)

又，普遍話的「嗎」前面說是極性問成分，這裡說是語氣成分，似乎矛盾，其實這正反映它的語法化歷程：從句尾否定詞向語氣詞演化。

② 疑問語氣優勢語言：語氣成分進入了部分嵌入小句，主要是間接引語，但因為無法繼續深入，所以只好在嵌入深的小句採用別的形式，除此之外，在獨立小句、主句或其他疑問語氣可進入的位置，一般只用疑問語氣成分。如日語獨立小句、間接引語從句一般只用 ka：⁴⁸

(45) a. Kore wa hon desu ka?

這 話題 書 係詞 疑問 (這是一本書嗎?)

b. Itta hoo ga ii ka mada kangaete-imasen

去 邊 主語標記 好 疑問 還 否定-想

(我還沒想過去那兒好不好。)

主語從句 ka 難進入，改用「X-neg-X」形式：

(46) a. ashita ame ga huroo to hura

明天 雨 主語 下|推量形 助詞 下|否定形

mai to kamawa nai

否定|推量形 助詞 有影響|否定形 否定|非過去

(明天下不下雨都沒關係。)

⁴⁸ 日語例子由東京大學李佳樑教授提供。

b. kare wa yokaroo to yoku
他 話題 好 (推量形) .非過去 助詞 好
(否定形)
nakaroo to anata ni
不 (推量形) |非過去 助詞 你 助詞
kankei nai
關係 否定|非過去 (他好不好不關你的事。)

再如阜陽方言獨立小句、間接引語從句一般用「可」：⁴⁹

- (47) a. 恁你可願跟俺一起吃飯？
b. 他問俺老師明個兒可來。俺知不道他可去北京。你可看他可呆在屋裡？(你看他在不在屋裡)恁認為他可去北京？俺還沒顧得想他可去(此處也可用「去不去」，但沒有「可去」自然)北京(的事)。

主語從句「可」難進入，改用「A-neg-A」形式：

- (48) 恁去不去不要緊。他上不上(去不去)北京(的事)，不要緊。

但上述序列有時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例如，在話題優勢語言中，如果句首話題含有疑問從句(本身是疑問從句或以疑問從句為定語)，由於它具有相對較多的獨立性，因此可能會允許疑問語氣成分進入。如在下面日語句子的話題中，ka 和「X-neg-X」形式都可能使用：

⁴⁹ 阜陽方言例子由阜陽師範學院王琴教授提供。

- (49) googakudekiru ka deki nai
能合格.非過去 疑問 能|否定形 否定|非過去
ka wa anata no doryoku shidai da
疑問 話題 你 領屬標記 努力 視~而定 係詞
(能不能考及格就看你努不努力/努力的程度。)

下面的漢語句子也是如此：

- (50) 他去北京嗎，我不知道！

不過阜陽話「……的事」似乎正好相反，它在主題從句中不能用「可」，但在間接賓語從句中它則可用「可」。

③互補語言，處於②類與①類之中，主要的格局是互補分佈。如英語在獨立小句層次用助動詞移位，嵌入從句則用 *whether* 或 *if*，二者互補分佈。

最後，在疑問語氣成分與其他問題形式的共現這一領域，也有嵌入深度問題。如英語的特指問出現在從句中時，失去助動詞移位操作；大陸普通話與俄語的特指問，在從句中，「呢」與語調 2 都不出現。這與它們的嵌入分佈一般是完全一致的。疑問語氣優勢語言也是如此，如日語引語小句中實質問也仍可用 *ka*：⁵⁰

- (51) Dare ga yatta ka hakkiri wakarimasen
誰 主語 做 疑問 清楚地 不-知道
(不知道誰做的)

從理論上講，還應該可能會有兩類特殊的語言：

- ④ 超級語氣語言，在其他親屬語言或方言中的疑問語氣成分，

⁵⁰ J. Hinds, "Interrogativity in Japanese," p. 160.

在該語言或方言中已深入到很深的層次，有可能已演化為一個完全的極性問成分，如合肥話的「克 VP」可以嵌入主語從句之中：⁵¹

(52) 隨便可洗都行。(洗不洗都行。) 隨便可睡不要緊。
可知道這個事不要緊。(知不知道這事不要緊。)

超級語氣語言不但數量稀少，而且也不徹底，如在合肥話中還有套疊現象，可說「克拿動拿不動？」，所以似乎「克」並未完全成為真性極性問形式。

⑤ 超級極性問語言，即不使用任何語氣性成分，而只有在各層次都使用的真性極性問形式，這一類語言在我們的漢語方言調查中尚未碰到。

漢語中一般（但不限於）嵌入很淺的極性問形式是下列這些：句末升調、句末疑問語氣詞、疑問副詞、句末否定詞、動詞或形容詞的重疊形式、作為附加問的句末嘆詞、句末選擇問標記。

漢語中一般（但不限於）嵌入很深的極性問形式是下列這些：「V (O/C) -neg-V」、「V-neg-V (O/C)」、「A-neg-A」形式。

至於句首或 VP 首的「是不是／是否／有冇」等，一般是可以嵌入深層的，但當其語音弱化，表示揣測或禮貌性祈使時，就不再能嵌入從句了。

嵌入深度研究是當前疑問研究中的一個巨大的空白，很少甚至可以說是罕見關於嵌入深度的描寫。嵌入深度也是判別一個成分是否「語氣成分」的主要標準之一：一般只能自由地在主句（獨立小句）層次，或者只能自由地在主句（獨立小句）、間接引語從句（特殊情況下還可加一個主題小句）層次的句子成分，為句子的語氣成分。這樣鑒別出來的漢語語氣成分包括語氣詞、語氣副詞（以語氣功能為主

⁵¹ 朱德熙，〈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復問句〉，頁 445-462。另請注意，原文中例句用「可」未用「克」，這可能是對方言詞的文字化上的差異。

的副詞)及其他一些語氣成分。

4. 「X+~X」結構

這一構式的實質是以「並列」形式表達的正反選擇問功能，可以有也可以沒有選擇連接詞，但以無連接詞為多。其中「~X」指的是X的反面意義。共有以下幾種具體的實現形式：

①「~X」由「neg-X」充當，即用「X-neg-X」表示「X+~X」選擇意義。這一點漢語方言常見，包括較完整的正反選擇問形式。

②「~X」由X的反義詞或反義短語充當，即用「X(+選擇標記)+Y〔反義〕」形式表示「X+~X」選擇意義。如漢語「不知其真假？」再如泰語用 *yaŋ33*〔依然、仍然、照舊〕表示任何一個現實行為的相反面：

(53) *khaw14 khə:y33 pay33 pak21kiŋ21 ri:14*
 第三人稱|單 曾 去 北京 選擇標記
yaŋ33
 依然(他去過北京嗎?)

③「~X」由否定詞充當，即用「X(+選擇標記)+neg」形式表示「X+~X」選擇意義。如漢語「不知當否？」再如格魯吉亞語：

(54) *mainteresebs, tkveni ʒɑɣli ikbineba*
 它/興趣/我(賓格) 你的 狗 它咬
tu ara.
 選擇標記 否定(讓我感興趣的是你的狗咬不咬(人)。

④「~X」由空位充當，即用「選擇標記+X」或「X+選擇標記」形式表示「X+~X」選擇意義。其中，選擇標記是不能缺失的，因為要體現空位的存在，需利用二價選擇標記的配價性質，如格魯吉亞語：

- (55) maintereseb, tkveni ʒɑɣli tu
它／興趣／我（賓格） 你的 狗 選擇標記
ikbineba.
它咬（讓我感興趣的是你的狗咬不咬（人）。）

再如泰語：

- (56) thə:33 chə:p41 khaw14 rə:14
第二人稱|單 喜歡 第三人稱|單 選擇標記
（你喜歡他嗎？）

漢語中的「你去北京（，）還是？」類句子一般視為正反選擇問的修辭性省略，但在個別方言已規約化了。如蘭州話選擇問一般用插入語氣詞「嗎」的形式，如下例 a，而極性問則可用句末「……嗎是」形式，如下例 b，其中「是」是選擇標記：⁵²

- (57) a. 去北京嗎去上海？
b. 去上海嗎是？打電話嗎是？吃飯去嗎是？

不過「……嗎是」形式功能十分受限，只能用於表示打算、目的，不能用於表達對事實的詢問，所以語法化的程度仍不高。

我們發現，在疑問語氣成分無法深入的層次，雖然也可能使用 *li*、*whether* 這樣的特殊標記（它們的來源很值得考察），但使用「X+~X」選擇問的情況相當普遍，這說明它具有人類認知上的共性。當然，不同語言採用的實際形式會有差異。

5. 句子層面必須出現的疑問語氣成分

有的語言，在句子層面上必須帶上某種疑問語氣成分，才能構成

⁵² 蘭州方言例子由蘭州大學張萬禾教授提供。

疑問句，這是一種強制性要求。如很多印歐語言中小句核心動詞或助動詞必須移位到主語之前，才能構成疑問句。漢語一般缺乏強制性，但有的方言卻有這一要求，如寧夏中寧話的句末語氣詞「是」（「吵」，其來源是否是選擇標記的語法化尚待證實），在極性問、實質問、選擇問中一般都必需要出現，但由於「是」並不單獨構成疑問句，只能共現，所以當是純粹的表疑問語氣的成分：⁵³

(58) 天晴了沒是? 稻子薅完了沒是? 你吃的啥是? 他咋還不來是? 我去呢是是你去呢是?

四、與極性問有關的語法化

語法史上所謂「葉氏柏森循環」發生在否定成分與「否定強化詞」之間，前者弱化、脫落，後者則替換了對方的基本功能。由於否定成分與否定強化詞必須處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一前一後），所以這一替換造成了否定成分句法位置上的改變。

我們認為，相似的語法進程發生在疑問領域，「疑問語氣成分」本來只是疑問強化詞，但有向「真性極性問手段」轉化的現象。目前所見的文獻，尚未看到有誰提到這一點，暫時給它命名為「疑問語氣下降」。本來也可稱為「疑問循環」或「疑問語氣循環」，但這樣說不是太合適。因為在疑問中還有相反方向的演進，即內嵌的極性問手段上升為在獨立小句層面使用的、構成極性問句的手段，其中有一些還可能進一步轉化為語氣成分，如漢語「嗎」類詞那樣，這一相反的演化過程我們稱為「極性問提升」。這兩個句法語義方向相反的過程，共同構成了極性問範疇語法化的主線。

⁵³ 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頁 688、689、692。

(一) 理論問題

1. 「去主觀化」

基於 Langacker 的「戲院隱喻」，可以說任何一個人類話語都是明示與暗示兩種手段的融合。語法意義的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是任何一個人類語言，在每一個階段都必須有的，否則該語言就無法正常運轉。但在早期，它必然缺乏足夠的語法標記，只能通過語境、認知及概念主體的當下特徵等等來暗示它，此時是高度地「被主觀地解釋」，而在稍晚的時期，出現了明示它的語法標記，這一意義便被放在「臺上」，「被客觀地解釋」。⁵⁴ 這種「必不可少」的語法範疇有時間、否定、疑問、焦點、情態等，乃至語氣。

學界研究最多的，是一些具有實義的詞彙或短語，失去客觀性質而語法化，如從動詞發展出介詞、連詞、時體助詞等等。但是還存在另一個重要的途徑，即天生或後天形成的某種表達高度主觀性的成分，在使用中逐漸意義明確起來，「收斂」於某一語義域，從而逐漸發展成為相應語義域的專用真性語法手段。例如表示意外與興奮的形式，它本身也許沒有什麼實在的意義。但在特定的語境中，可以從「意外」推理出言語主體真正希望對方領會的更為具體的意義。這種提示成分表義模糊，既有一定的明示性，又有很強的暗示性；跨範疇地起作用，不專用於特定的語法意義，而是往往同時表示多個語法意義，只不過有一定的傾向性；能在語境中解歧，進行規約性推理；它還有伴隨性與可取消性。這種成分有可能進一步演化為明示性的標記，如日語的 *ka*、古代漢語的「乎」。如與傳世文獻比較，在戰國出土文獻

⁵⁴ R. W. Langacker, "Observations and speculations on subjectivity,"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5), pp. 109-150. R. W. Langacker, "Viewing in Cognition and Grammar," in Philip W. Davis, ed., *Alternative Linguistics: Descriptive and Theoretical Mod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pp. 153-212.

中，「乎」的疑問用法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比例，收斂度加大，幾乎已是一個疑問語氣詞了；除了疑問之外，幾乎就只有極少數表示強感歎（包括句中表感歎）的用法了。

表二：「乎」的使用情況調查

「乎」（傳世文獻《論語》）：

感歎句	疑問句	祈使句	位於句中	介詞	共計
22 (15%)	90 (61.6%)	3 (2%)	8 (5.5%)	23 (15.8%)	146

「乎」（戰國出土文獻）：⁵⁵

感歎句	疑問句	祈使句	位於句中	介詞	共計
3 (4.2%)	59 (81.9%)	0	10 (13.9%)	0	72

不過，很少看到一個完全的「去主觀化」標記，即該標記完全脫離原有的模糊的語義，成為高度明示的符號，漢語「乎、與」都未成為完全的疑問標記，多多少少帶有歷史的「尾巴」，在疑問句中，它們還常與實質問等成分共現而「冗餘」。

2. 標記性重組

不論是主觀化還是去主觀化，在語法化的過程中，都存在「標記性重組」（rearrangement of markedness）現象。⁵⁶ 設對某一語法意義

⁵⁵ 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中的語氣詞「乎」〉，《語文研究》2010年第2期，頁59-65。

⁵⁶ 請注意，這與標記論中的「標記顛倒」（markedness reversal）是不同的語法現象。「標記顛倒」是指在共時平面中，不同範疇之間的標記性正好相反，如對阻塞音而言，濁音有標記而清音無標記；對響音而言正好相反，清音有標記而濁音無標記。本文所說的「標記重組」則是同一範疇在歷時變化中發生的標記性變化現象。

I 而言，初始的語法形式配置為 G1（不論 G1 是哪種性質），隨後產生的語法形式配置為 G2。則在 G2 產生之初，二者必然存在標記性上的差異：G1 是語法意義 I 的無標記形式，用於典型的語法意義 I 的表達中，而 G2 是語法意義 I 的有標記形式，在表達語法意義 I 時，會有特殊的含意，包括各種語氣、色彩等等。

隨著演化，G2 的地位上升，最終會壓倒 G1，即：G2 演化為語法意義 I 的無標記形式，用於典型的語法意義 I 的表達中，而 G1 反而成了有標記形式，有特殊的含意了。最終可能 G1 完全消失。

例如祈使句的基礎形式是簡單的 V 或 VP，它是無標記的 G1，如果加上有強化語力（strengthened force）效果的「啊」，就構成有標記的 G2，用於表示更不客氣的急迫要求，催促對方回答：

（59）你（到底）怎麼想啊！你昨天去哪兒啦？人家生日，
你來不來啦？爸爸，小豬最後怎麼樣了啊？

但當這一形式規約化以後，它的功能就會弱化，這是語用上的語義「鈍化」，於是在有的方言中，它就逐步成為一種「正常」的無標記方式，而不用它反倒成為不正常因而也就不禮貌的方式了。在這一階段，由於規約化會帶來韻律上的「平淡」乃至「冷漠」，「啊」的發音一定會弱化，甚至變為輕聲，這正是不少北方方言中正在發生的事，所以會被認為是「舒緩語氣」，如當聽見有人敲門時，問：

（60）a. 誰啊？
b. 誰？！

因為這種應答最容易規約化，所以 a 已經是正常的表達方式。這時如用 b，反而不禮貌了。現代北京話中間句裡用「啊」，一般語氣都比較隨便，而如果不用，句子反倒會有特別重音分佈，導致產生特殊的含義。

(二) 疑問語氣下降

1. 疑問語氣下降的過程

① 語調疑問句。極性問的開始點是命題。雖然在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一種語言，它有以命題形式表示的極性問句，還存在著爭議，但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在語境中，一個命題形式是可以激起疑問語力的。

在當代人類語言中，所謂「語調疑問句」佔據最大的比例，這一事實讓我們猜想，人類語言最古老的「疑問語氣成分」可能就是一種不同於一般陳述句的語調模式，可能比其他所有的疑問語氣成分和問題成分都要早。但是，即使是這種特殊的語調模式，在大多數有「語調疑問句」的語言中，也不是「純粹」的，基本上都同時兼有感歎的語氣，主要是表示意外。因此我們猜想，特殊語調在一開始，是作為「疑問語氣強化成分」而進入疑問句的，它的功能並不是賦予結構以疑問語力，而是表示有關命題的「意外」性質，是一個主觀評價和態度的標記，和它在感歎句中的功能一樣。很多自然發生的手語中，用同一個「驚訝」面部表情來表示疑問與感歎兩個功能。⁵⁷ 這一標記，對疑問語力而言是可有可無的，次要的；但是它的出現，會加強疑問語力的功效，因為這一事件既然令人吃驚，自然需要對方來予以證實或證偽，方才能減緩它帶給說話者的衝擊。

② 音段成分疑問句。最初的音段成分不是作為對語調的替換，而是作為語調的共現強化成分而出現的。它與語調具有不同的句法位置，一個音段，一個超音段，這是能夠共現的基礎。

⁵⁷ 上海大學倪蘭教授研究發現，上海手語中，極性問句與驚訝感歎句，都用陳述手勢加上以下伴隨表情來表示：較誇張地睜眼、揚眉，同時口略張，或下頷略向前突出等等。倪蘭，〈上海手語的疑問與否定〉（上海：復旦大學主辦，「2015年語言的描寫與解釋學術研討會」，2015年11月26-30日）。

③ 新的音段強化成分的引入。當一個語言，已經將一個音段成分 Q1 發展為主要以表疑問為其功能的成分，或者已經發展為真性極性問成分後，就達到了一個平衡 G1：「命題／問題 + Q1」。然而，主要是為了進一步加強語氣，又開始引入一個新的音段成分 Qint2，形成新的格局 G2「Qint2 + 命題／問題 + Q1」。而且這個 Qint2，也是表示「意外」。⁵⁸ 此時，Qint2 也用於與其他問題成分，如與實質問成分共現，用於強化後者。

除此之外，有標記 G2 形式，還常常導致兩種語用遷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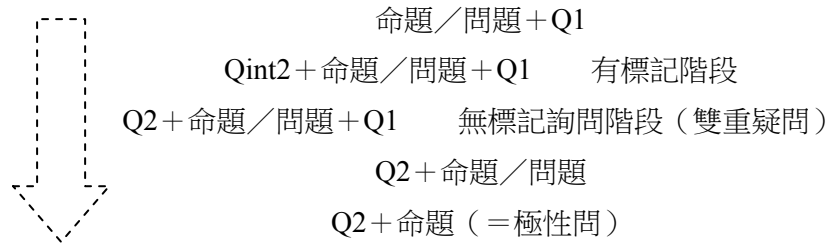
一是反問功能。疑問語氣的實質為「意外」，則與說話者的預期相反。基於「我對你錯我對他錯」的語用原則，說話人必然懷疑所涉命題的真，即使不懷疑它為真，也懷疑它的合理性，從而得到語用上的否定功能。

二是加強疑問語力，所說與說話者的預期相反，則要求對方給予盡可能快、盡可能充分的回答。

④ 雙重疑問。在習慣使用 Qint2 之後，就會分不清誰主誰次，整個句式的語氣經過「語用性磨損」而減弱到正常詢問的強度，因此從感覺上說，似乎 Q1 和 Qint2 構成了一個框式結構「Q2 + 命題／問題 + Q1」，共同承擔疑問功能。這時有「冗餘」之感，可稱為「雙重疑問」，而其中的 Q2 不再是一個強化成分，所以不再記為「Qint2」。

⑤ 舊成分脫落，新成分進一步語法化，原來的 Q1 逐漸消失，誕生新的結構「Q2 + 命題／問題」，Q2 發展為新的極性問形式。再進行下去，Q2 的語氣完全磨損，且 Q2 不再與實質問等其他問題形式套疊共現，只能加在一個非疑問的命題形式之上時，它就發展為小句層面的極性問成分，即「Q2 + 命題 = 極性問」。

⁵⁸ 公式中 Q_{int}2、Q1 的位置僅僅是表明它們的共現，與實際的句法位置與層次無關，int 表明它是一個語氣強化成分，起協助作用。



2. 疑問語氣下降的例子

下面以「可」為例說明。⁵⁹ 從東漢引入後，「可」字句表示反問，正是「Qint2+命題／問題+Q1」階段，它與「乎、邪（耶）」等共現，並為後者加強語氣，如：

- (61) a. 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
 （《論衡·溫寒篇》）
 b. 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

這一階段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到唐代，還可與當時的其他問題成分或語氣成分共現（如下面的「作麼」），以強化反問：

- (62) 只如佛法到此土三百餘年，前王后帝，翻譯經論可少那作摩！（《祖堂集·卷十八·仰山》）（「作摩」即「怎麼」）

比較特殊地是，在反問階段，在特殊的情況下，Q1 就可以不出現了，或者說 Q1 就可以只是特殊語調了，如：

⁵⁹ 「可」的例句都引自江藍生，〈疑問副詞「可」探源〉，《古漢語研究》1990年第3期，頁44-50。

- (63) a. 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搜神記·卷一》）——四字格、允諾功能
 b. 可是禪房無熱到，但能心靜即身涼。（白居易〈苦熱題恒寂師禪室〉）——詩歌

到下一階段，「可能、可是、可」減弱為詢問：

- (64) a. 善惡二根，可是菩提耶？（《祖堂集·卷三·司空本淨》）
 b. 可年七十八摩？（《祖堂集·卷四·藥山》）

按江藍生的統計，越到後面，「可 VP」單用表詢問越多，而與「麼」等共現的越少。

	卷 / 回	可 vp?	可 vp 么?	可 vp 否/没有?	可 vp 不 vp?
古今小说	1-20	9	13	5	0
红楼梦	9-25	9	5	4	6
儒林外史	1-20	52	2	0	0
儿女英雄传	1-20	12	8	1	7

圖一：江藍生對「可」用法的統計

在現代漢語一些方言中，「可」是句子層面的疑問語氣成分。它有個現象，曾令不少研究者倍感困擾：⁶⁰「可 VP」類問句跟「VP 不 VP」問句、「VP 嗎」問句以及特指問句在某些明清小說（如《西遊記》）和某些方言中可以合用。我們認為，「可」作為疑問語氣成分，它本身就能與各種問題成分共現，並起加強疑問語氣的作用；在最初引入時，它就是與已有的疑問語氣成分或極性問成分共現的。因此，

⁶⁰ 徐傑、張媛媛，〈漢語方言中「可 VP」問句的性質〉，《漢語學報》2011 年第 2 期，頁 60-70。

這不是「令人倍感困擾」的現象，而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而在某些方言中，它已進一步演化為極性問成分，這才不再與各種問題成分共現了。

再看「還」，⁶¹ 作為實義副詞（複、又、仍然義）時，就已進入了疑問句。當時間副詞「還」的預設先時狀態在語境中很難確認時，它就虛化成了強化疑問語氣的語氣副詞，一般要與另一個問題成分共現，如下面的極性問成分「無、摩、不、未」。袁賓先生認為，「還」用在特指問句中，加重疑問語氣，有時含有進一步追究的意味，略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究竟」。

- (65) a. 氣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王建《宮詞》）
 b. 未出家時。趁鹿從馬大師庵前過，問和尚：「還見我鹿過摩？」（《祖堂集·卷十四·石鞏》）
 c. 夾山雲：「還識老僧不？」對曰：「還識學人不？」（《祖堂集·卷九·黃山》）
 d. 師又去碓坊，便問行者：「不易行者，米還熟也未？」（《祖堂集·卷二·弘忍》）

還可與實質問及選擇問成分共現，作為疑問強化詞，如：

- (66) a. 時有學人問：「古人還扶入門不扶入門？」（《祖堂集·卷十一·保福》）
 b. 所造之塔還如何？（《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卷五）
 c. 「祖意與教意還同別？」（《祖堂集·卷九·落浦》）

一旦其他問題成分消失，「還」就進一步虛化為表示極性問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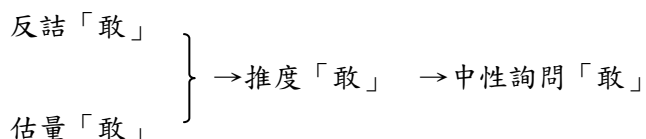
⁶¹ 「還」的例句主要引自袁賓，〈說疑問副詞「還」〉，《語文研究》1989年第3期，頁26-28；葉建軍，〈疑問副詞「還」溯源〉，《安徽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頁68-71。

分了；這一用法在現代一些方言中還保留著：⁶²

- (67) a. 鶯鶯，你還知道我的相思？甘心為你相思死。（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
- b. 南京話：你還去吃飯？（去不去吃飯？）
這身衣服還漂亮？（這身衣服漂亮不漂亮？）
你的作業還寫好了？（你的作業寫好了嗎？）
我們去買書，還好？（好不好？）

在上古漢語中，「複、又、也」義的頻率副詞「亦」可以虛化為疑問副詞，用於是非問句、正反問句、選擇問句；頻率副詞「又」也有疑問副詞用法，用於反詰問句中，加強反詰語氣；頻率副詞「複」也可虛化為疑問副詞，加強疑問或反詰語氣；「更」在上古也作頻率副詞，後來也可用作疑問副詞，表示反詰意義。它們朝著同一方向發生相同或相近的演化，均由類同義的頻率副詞虛化為疑問副詞，這是符合類化機制的。⁶³

閩南語「敢 VP」的語法化過程，也勾勒出這樣一條線索：⁶⁴



疑問語氣下降中，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從超音段形式向音段形式，以及一種音段形式向另一種音段形式的演化。但也存在相反的例子，即從音段形式向超音段形式演化。如在古格魯吉亞語中，本來有一個

⁶² 劉春卉，〈南京方言中的「V 不起來」與「阿／還 VP」〉，《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3 期，頁 44-47。

⁶³ 葉建軍，〈疑問副詞「還」溯源〉，頁 68-71。

⁶⁴ 張敏，〈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共時分佈及其歷時蘊含〉，第 4 章·§1，頁 43。

句末表疑問的語綴 -a (Q1)，它一般加在句末動詞上，也可加在句末代詞上，此時，動詞上的疑問語調是可選的，而非必選的。但後來，這個語綴進一步弱化、脫落，於是疑問語調變為必須的，從而演化為現代格魯吉亞語中最主要的極性問方式——語調疑問句。

(三) 極性問提升

1. 極性問提升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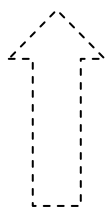
作為真性極性問手段，當它在嵌入較深的層次產生之後，就有向較淺的層次遷移的可能，並最終有可能替換掉原來的疑問成分（或使後者成為疑問強化詞）。

① 互補格局。極性問提升的開始點，是一個語言中的主要的極性問形式 Q1，不論是天生的，還是後來進一步語法化造成的，它是疑問語氣成分，因此它的嵌入功能很弱。在哪些嵌入或嵌入較深的層次上，不得不使用另外一種真性極性問形式 Q2。Q1 和 Q2 形成大致互補分佈的格局。

② 極性問提升。原初的嵌入深的 Q2，會向更淺的層次遷移，直到獨立小句或主句層次，從而與 Q1 形成競爭關係：這時無標記的形式 G1 為「命題／問題+Q1」，而有標記的形式 G2 為「命題+Q2」或「Q2+命題+Qint1」。主要看 Q1 是否可以與 Q2 套疊共現。這一階段的有標記形式 G2，常用於特殊的語境，也包括「反問句」與「究問句」。

③ 新的極性問形式的形成。G2 進一步發展為獨立小句層次的無標記中性詢問形式，而 G1 則有標記化。

④ 再向下發展，原來的 G1 逐漸消失，G2 成為唯一的形式。Q2 甚至可能進一步發展為新的疑問語氣成分，如漢語句末否定詞。



- 淺層：命題+Q2
- 淺層：命題+Q2/Q2+命題+Qint1
- 淺層：命題/問題+Q1 有標記；
- 命題+Q2/Q2+命題+Qint1 無標記
- 淺層：命題/問題+Q1 無標記；
- 命題+Q2/Q2+命題+Qint1 有標記
- 淺層：命題/問題+Q1；深層：命題+Q2

2. 極性問提升的例子

先看一個尚未提升的例子，即互補分佈：雲南省幾乎所有的西南官話方言點採用的都是 [K-VP] 型問句，①分佈地域最廣，②形式最簡單，K〔疑問副詞〕的形式只有一種，沒有混合形式「K·VP 不VP」，基本上沒有共存現象，絕大部分方言點都沒有 [X-not-X] 型問句，③內部最統一。⁶⁵ 但是，即使是這麼一個語氣成分優勢語言，K 成分並不是萬能的，在句中嵌入深的從句位置，仍然與其他大多數漢語方言一樣，以「X+~X」選擇問形式為其底層，例如昆明話在獨立小句中用例 a 的「格 VP」形式，但在主語及賓語從句中，由於「格」無法嵌入，所以只能用「V-neg-V」形式，如下例 b：⁶⁶

(68) a. 爐子格籠著了？他格有點水水？

b. 管他及格不及格，我不管！去不去都可以。

一般來說，一個新提升到主句（獨立小句）層次的極性問手段，與原來的形式比，一開始應該是非中性的，有特殊的功能與意義，也不如原來的形式常見。英語內嵌的極性問形式 *if*、*whether* 僅在極罕見的口語例子中，可以在獨立小句中使用，如：

⁶⁵ 同前註，第 3 章·§2，頁 33。

⁶⁶ 同前註，頁 34。

(69)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I may have your attention for a moment, please? (女士們先生們，可否注意一下我的話，請！)

格魯吉亞語的「X+tu+neg」形式比英語 if 演化得更快，更多用於獨立小句，但它仍遠遠不是中性問，而是表示反預期或期待對方給予正面回應，如下例 a 中說話者原以為他在工作，b 中期待對方接收邀請：⁶⁷

(70) a. Mušaobs tu ara?
 他|工作 選擇標記 否定 (他工作不?)
 b. čai ginda tu ara?
 茶 你|想要|它 選擇標記 否定 (你想要茶不?)

上述例子對「句末否定詞疑問句」的來源研究有啟示作用。類型的證據表明，四種正反選擇問「X+~X」形式在本質上可能都是相互獨立的，各自從最底層的人類認知中演化出來，除了個別偶然情況外，它們不具有相互的衍生性。如在上述格魯吉亞語的例子中，只有「X+tu+neg」形式，所以它不可能是從「X+tu+neg+A」形式衍化而來的。這種自源性的「句末否定詞疑問句」，可能正是古代漢語「X+neg」疑問形式，以及今天很多方言中此類形式出現的原因。從先秦到南北朝，除秦墓竹簡等特殊情況外，「X+neg」都是這一時期我們所見到的最常見的形式。而「X-neg-X」形式則出現較晚。因此，「X-neg」很難說是比它更晚期的「X-neg-X」形式省略而來的。

另外，某些漢語方言中「X+neg+X」形式正在替代原來的疑問成分，這究竟是從其他方言借來的，還是從內部自發形成的，也需仔細調查。至少不能輕易否認後者作為一種來源的可能性。如蘇州話的

⁶⁷ A. C. Harris, "Interrogativity in Georgian," p. 89.

X-neg-X 正在成為青年人使用的獨立小句中的形式，它不大可能是借用的，因為蘇州話的疑問副詞「可（阿）」是日語 ka 類的疑問語氣詞，有一定嵌入深度，可以出現在獨立小句主句、間接引語小句中，但不能出現在主語從句或定語從句中，在此處本就需要使用「X-neg-X」形式，所以蘇州話新興的 X-neg-X 形式也有可能就是自源性的「極性問上升」的結果。

一個旁證是，自發的新興形式往往與舊的形式有共現的情況，如下面舊形式「阿」與新形式「X-neg-X」的共現，舊形式「阿」被語氣化，只有疑問強化詞的功能；而如果蘇州話「X+neg+X」是普通話借來的，則它應採用普通話的句法模式，拒絕與其他問題成分共現：⁶⁸

(71) 耐（你）聽書阿歡喜勿歡喜？耐阿去勿去？

高郵話與蘇州話相似，「看／還 VP」格式是它主要的疑問形式，而「看／還」也是佔優勢的疑問語氣成分：⁶⁹

(72) 你看吃煙哪？他看是上海人啊？這本書看好看哪？你身體看好些哪？

但是「X-neg-X」形式已開始提升，只不過一般需與「看／還」共現，很少單獨使用：

(73) 看去不去？這把刀看快不快？你聞下瞧花看香不香。
我不曉得他看曉得不曉得。

「X-neg」與「X-neg-X」一樣，在提升之初多與原來的疑問副詞

⁶⁸ 張敏，《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共時分佈及其歷時蘊含》，第2章·§7，頁23。

⁶⁹ 同前註，第2章·§3，頁16-17。

共現，並以後者為疑問強化詞，如鎮江話：⁷⁰

(74) 可曉得不？阿曉得不？

在淮安話裡，「V- neg-VP」已經上升為（無論新派老派）使用最頻繁、最自然的詢問形式了：⁷¹

(75) 酸不酸？今天你看不看電影去啊？好不好看？你到沒到過上海啊？

而淮安話早期的形式是「還 VP」，但現在出現頻率已經很低，一般只能表示口氣較和緩的詢問或商量，除少數情況外，句式末尾一般要帶上語氣詞「啊」[ɑ]：

(76) 你還喝茶啊？

我們之所以知道「V- neg-VP」是新近上升的，是因為在間接引語層次，「還 VP」就已無法嵌入了，只能用「V- neg-VP」：

(77) 你來聞聞，看這朵花香不香？
 ？？你來聞聞，看這朵花還香？

淮安話的「還」與「V 不 V」還可共現為「還 V 不 V」，這種問句末尾可帶「啊」可不帶「啊」，說明它本身是一個強化形式：

(78) 電影你還看不看（啊）？你還去不去啊？手術還做不做（啊）？我有本書，你還看不看（啊）？

整個江蘇方言都處於極性問提升這一語言演化過程中，只不過蘇州話在極性問提升的早期，淮安話、南京話則已在相當晚期了，而高

⁷⁰ 同前註，第2章·§5，頁20。

⁷¹ 同前註，第2章·§2，頁15-16。

郵話處於其間吧。

3. 漢語方言的「X+~X」結構。

「X+neg+X」包括「V(O/C)-neg-V」、「V-neg-V(O/C)」、「A-neg-A」形式，最容易中性，並幾乎可進入任意嵌入深度。

「X+neg」與「X+Y〔反義〕」（當它不帶選擇標記時）一般都不能進入任意嵌入深度，它們的限制條件正好相反。下面詳細討論之。

在漢語及其方言中，「X+Y〔反義〕」往往只用於深層，很難進入獨立小句層次或間接引語層次。今天使用的「是否」這一用法，如下面例 a 可能是一個例子，如果我們把「否」看成「是」的反義詞的話。但這一說法不大能成立，因為「否」是個特殊的否定詞，它可以與很多動詞形成「VP-Neg」格式，如下面例 b，所以不能簡單地看成「是」的反義詞：

(79) a. 他是否會來？

b. 君知否？君知我否？

一些方言中有「有」、「冇（沒有）」反義對立，它們構成的「有（……）有」問句似乎是「X+Y〔反義〕」格式，如廣州話：⁷²

(80) 你有冇學攞車啊？（你有沒有學開車？）

廣州話「有冇 NP/VP」在老派那兒是「有 NP/VP 冇」。由於在廣州話中，疑問時否定詞多用「唔」（如「V 唔 V(O)、VO 唔 V、係唔係 VP（係咪 VP）」）而非「冇」，所以「有（……）有」可以算是反義對立。但在其他用「冇」的方言中，「冇」如果不僅是與「有」構成正反問，而且與其他動詞也構成正反對立，那它就不能簡單地看成「有」的反義詞，而是其他正反問格式了。如下面石城話的例

⁷² 彭小川，〈粵方言（廣州話）疑問範疇研究〉，頁 107-124。

子：⁷³

- (81) a. 有高冇？
b. 熟冇熟？笑冇笑？

在晉語中，反義詞更容易直接並列形成疑問句，但一般把它歸入選擇問而非極性問，如「他那媳婦兒醜俊？」（他那媳婦兒漂亮嗎？）因為這種選擇不僅用於反義關係，也用於類義關係，如「那邊那是個碗盤？」（那邊是個碗還是個盤？）⁷⁴ 所以不是本文所說的「X+Y〔反義〕」結構。

在一些漢語方言中，已有中性的疑問語氣詞，如下面廣州話例 a 的「嘛」。作為提升的正反問形式，也已比較中性了，如下面例 b：⁷⁵

- (82) a. 老細同意嘛？（老闆同意嗎？）
b. 但哋嚟唔嚟？（他們來不來？）

但正反問仍有新近提升的痕跡，彭小川說，「嘛」字句語氣比較平和，但正反問可能平和，也可用於帶威脅性的場合，如：⁷⁶

- (83)〔妻子在忙，看見丈夫只顧自己玩耍，妻子說〕你可唔可以幫下手啊？

這一情況有可能是一種地域性因素：在這一地域中，正反問相對於其他極性問形式來說，是新出現的現象。如泰語也有相同情況，「X-neg-X」一般用於催促問，缺乏禮貌性：

⁷³ 曾毅平，〈客家方言（石城話）疑問範疇研究〉，收入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曾毅平著，《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頁 74-94。

⁷⁴ 上海師範大學宗守雲教授告知。宗守雲，〈張家口方言的疑問表達〉（上海：復旦大學主辦，「2015 年語言的描寫與解釋學術研討會」，2015 年 11 月 26-30 日）。

⁷⁵ 彭小川，〈粵方言（廣州話）疑問範疇研究〉，頁 109。

⁷⁶ 同前註。

- (84) khun33 ca21 kin33 may41 kin33
 第二人稱單 要 吃 NEG 吃
 (你到底要吃還是不吃?)

句尾 neg 最容易語氣詞化，從而失去嵌入功能。如藤縣話用「VP + 冇」是中性的詢問：⁷⁷

- (85) 你望得見佢冇？(你看得見他嗎?) 你去過廣州冇？
 (你去過廣州嗎?)

「V 冇 V」作為獨立小句並不常用，且表達不耐煩、追究、不滿、敦促等語氣。⁷⁸

- (86) 你去冇去咯？(你去不去啊?)
 我有想去先，得冇得？(我現在不想去，行不行?)

但能進入間接問句的，只有「V 冇 V」，而「VP + 冇」不行：⁷⁹

- (87) 儂哋就有，冇知儂隊有冇有。(別人就有，不知道我們
 有沒有。)
 我有記得佢洗冇曾洗身噉。(我不記得他洗沒洗操。)

只有在主句允許疑問提升(不論是基於何種原因的提升，包括語用因素導致的主句疑問句)時，才能用「VP + 冇」：⁸⁰

- (88) 你估睇佢趕得切冇？(你猜猜他趕得及趕不及?)

⁷⁷ 唐一萍，《藤縣話疑問句研究》(浙江：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年)，頁14、15。

⁷⁸ 同前註，頁17。

⁷⁹ 同前註，頁18、19。

⁸⁰ 同前註，頁19。

——提升引語動詞

我問睇佢使去冇先？（我先問問他要不要去？）——
語用疑問句

有一對很有意思的對比例子，說明這種區別：⁸¹

（89）我有知佢去冇去。（我不知道他去不去。）——疑問不能提升，句子表陳述

我有知佢去冇？（我不知道他去不去？）——語用疑問句，句子表詢問

上述例子表明，在藤縣話中，「VP+冇」只能在獨立小句層次，且這一句式已相當成熟，故是中性問，其中「冇」正在語氣詞化；而「V 冇 V」則是通過「極性問上升」這一規則，新從內嵌層次上升到獨立小句層次的，因此它在獨立小句層次仍然還是一種有標記的用法。

藤縣話處於極性問提升的早期。成都話則處於極性問提升的較晚時期，成都話疑問語氣詞「哇」在早期的語料中，有純粹的、中性的極性問功能，但由於它不能嵌入從句，所以在從句採用「X+neg」或「X+neg+X」形式。到了當代成都話，「X+neg」或「X+neg+X」形式不但已經提升到了獨立小句層次，而且已經成為了中性詢問形式，於是「哇」退而成為帶有偏向的、表示弱意外的語氣成分。下面兩組例子中，a 組才是中性問，b 組則表示說話者發現事實可能如此，但略感驚訝，因而不敢完全肯定，尚須對方證實：

（90）a. 你明天來不來？你昨天去了沒有？

b. 你明天來哇？／你明天不來哇？你昨天去了哇？／

⁸¹ 同前註。

你昨天沒去哇？

在成都話中，「X-neg」更早提升，「X-neg-X」形式更晚提升。在較早時，「你明天來不？」也可以用。但由於句尾單音節的「不」很容易具有語氣功能，所以它被後來提升的「A不A」形式所代替，在下面的當代成都話例子中，a組才是中性問，b組則表示說話者的強化疑問語力，用於要求對方給予準確回答的場景（這一用法實際上現在也都很少使用了）：

(91) a. 你明天來不來？

b. 你明天來不？

至於句尾雙音節的「沒有」，雙音節、可以重讀這些韻律特徵，以及更為重要的「時間性」這一語義特徵，阻止了它的語氣功能的發展，它現在還可以嵌入各個層次：

(92) 我不曉得他來沒有。——間接引語

他來沒有不重要，他帶錢來沒有才重要。——主語從句

故「X沒有X」形式很難代替它，因此在下面的當代成都話例子中，b組才是中性問，a組則很少使用，若使用則往往與語氣詞共現，表示說話者的強化疑問語力：

(93) a. 你昨天去沒有去哦？／你昨天去沒有去啵？

b. 你昨天去了沒有？

正是因為歷史層次的不同，在成都話中出現了「X不X」與「X沒有」表示中性詢問，而「X不」與「X沒有X」有標記使用的所謂「不對稱」的格局，稱為「語氣詞化滯留現象」。張敏較早發現這種

現象，⁸² 據他報導，成都話只有在含助詞「得」的述補結構中，老派才會用 [VP-不] 格式，我們則發現，新派連這個也都不用了。重慶話與成都話在疑問句上十分相似，但重慶話的「X-不」格式比成都話發達，更常用，更中性，甚至還有「正反選擇問」，即一種更為完整的選擇問形式，而在地道的當代成都話中，都應用「X-不-X」形式：⁸³

(94)	重慶	成都
	明天同學聚會你得來不？	明天同學聚會你來不來得了？
	今天這套題做得完不？	今天這套題做不做得完？
	你揣錢不？	你揣不揣錢？
	這個字你寫得來寫不來？	這個字你寫不寫得來？

重慶話的「X-不-X」形式也很多，但不如成都話中性，下面的例子表示詢問、猜測動作或某種狀態的可能性，通常帶有某種擔心的意思：⁸⁴

(95) 今天得不得下大雨？他們得不得估倒〔強制要求〕我們去？

恩施話中，「X 不 X」「X 沒 X」「X 沒得」為主，主要的不同之處是川東方言在過去事件中，在句尾用否定動詞「沒得」（「無」義），

⁸² 張敏，《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共時分佈及其歷時蘊含》，引論·§3，頁5；第5章·§4，頁65-66。

⁸³ 李科鳳，〈重慶方言與普通話疑問句的異同〉，《重慶交通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頁98-101。

⁸⁴ 同前註。

而不是像成都話那樣用否定副詞「沒(有)」，如下例 a，在句中則用否定副詞「沒」，而不用「沒得」，如下例 b：⁸⁵

- (96) a. 你哭沒得？暑假你回去沒得？
b. 他走沒走？你們睡沒睡著？

有「語氣詞化滯留現象」，句尾用否定動詞又用「沒得」類的，還有湖北潛江話等：⁸⁶

- (97) 作業你做不做得完？你去過北京捫〔men〕得？

再向東，武漢話在過去事件中，既用「X 冒 X」也用「X 冒」，而非過去事件則主要用「X 不 X」；不過武漢老派用「X 冒」，而「X 冒 X」是新起的：⁸⁷

- (98) 認不認得他？ 吃冒吃飽？吃飽了冒？

重慶話	成都話	恩施話	武漢話
X 不(中性) / X 不 X	X 不(舊) / X 不 X	X 不 X	X 不 X
X 沒得	X 沒 X / X 沒有(中性)	X 沒 X / X 沒得	X 冒(舊) / X 冒 X

圖二：西南官話方言點正反問形式的對比

據張敏說，元代北方話未然體反復問以用〔VP-neg-VP〕形式為常，如下例 a，已然體則主要用〔VP-neg〕，且已然體〔VP-neg〕問句中的 Neg 多為「不曾」「未」，如例 b。⁸⁸ 可見「語氣詞化滯留現象」

⁸⁵ 張良斌，《恩施方言疑問句研究》(合肥：安徽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頁47。

⁸⁶ 例子引自張敏，《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共時分佈及其歷時蘊含》，第5章·§1，頁51。

⁸⁷ 同前註。

⁸⁸ 同前註，第8章·§3，頁121-122。

不但在今天方言中有，在歷史上也有，它有着必然的規律。

- (99) a. 幾日試來那幾日唱名？得意那不得意？題起那麗
 姬，怕那不怕？
 b. 夫人寢未？莊子休，你省悟了不曾？

4. 語氣詞化與極性問化

語氣詞化指原來的極性詞手段，如「A-neg」中的句尾否定詞演化為語氣詞。演化的中間狀態以北方方言「嗎」類詞為例，見下，左列為原來的特征，中間為目前到達的階段，右列為將來可能的情況，不過目前尚未完全達到：

表三：「嗎」的演變特徵

真性極性問		目前狀態		語氣詞
不兼用於其他語氣	→	不兼用於其他語氣	-----→	兼用於其他語氣
不套疊共現		不套疊共現		可套疊共現
嵌入深		不可嵌入		不可嵌入

極性問化指原來的疑問語氣成分，演化為真性極性問形式。演化的中間狀態以合肥話的「克」為例，見下：

表四：「克」的演變特徵

語氣詞		目前狀態		真性極性問
兼用於其他語氣	→	兼用於其他語氣	-----→	不兼用於其他語氣
可套疊共現		可套疊共現		不套疊共現
不可嵌入		嵌入深		嵌入深

可以看到，「嵌入深度」都是最容易發生變化的。由此可知，「嵌入深度」是判斷一個形式是否語氣成分的最重要的檢驗標準。

另外，從我們已經收集的方言材料看，極性問上升與疑問語氣下降，這一區分與形式區分有關，因為所有「X+~X」衍生而來的結構最初都是真性極性問，它們只有上升；而所有原初產生的疑問語氣詞、疑問句尾、疑問副詞都是疑問語氣成分，它們只有下降。

在語法化中，這一形式區分會大致保留下來，往往只有個別形式突破了界限，從真性極性問形式變為了疑問語氣成分，或者相反：

① 漢語中遵循極性問上升路線語氣詞化的，幾乎都是「X-Neg」中的句尾否定詞。在其他語言中，如泰語，句末選擇標記也已語氣詞化，因為它一般不再用於從句中。當然，不少語言由於缺少歷史證據，我們尚不清楚它的極性問形式是原生的疑問語氣成分，還是從真性極性問演變而來的。

「X-neg-X」格式，在漢語方言及其他使用它的語言中，有的只用於內嵌深的從句之中，有的可用於獨立小句或主句（包括大多數漢語方言），但一般而言不可能語氣詞化，因為這一格式處於核心操作的句法地位，同時具有高度自覺的語義內容。但也有例外，這就是在句首的「是否、是不是」，它們已經不在小句核心上，而更像是周邊操作，如同句尾一樣，具有了語氣詞化的條件。除了前述成都話外，吳堡話的句首「是不是」，也已經不是中性問，而是有所預測，僅需求證，我們認為它已是部分語氣詞化了，如下例 a；⁸⁹ 還有神木話的句首或 VP 之前的「是不」，如下例 b：⁹⁰

⁸⁹ 邢向東、王兆富，《吳堡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406。

⁹⁰ 邢向東，《神木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650。

- (101) a. 是不我也非參加不行？東勝真＝冬裡〔今年冬天〕
是不也不咋冷？
b. 是不是我也能參加嘞？ 是不是你也沒請假？

吳堡話的中性問用「X+neg」格式，可知在這一方言中，句首反而更容易語氣詞化。

② 漢語中極性問化的，幾乎都是原來的疑問副詞，且只見到少數方言如此，而大多數方言疑問副詞的內嵌性都不高（如蘇州話「阿」）。同樣，不少語言由於缺少歷史證據，我們也不清楚它的真性極性問形式是原生的，還是從疑問語氣演變而來的，如俄語的 *li*。有些語言的疑問句尾，從它的表現看，應該是從疑問語氣成分演變而來的，如日語 *ka*，它的內嵌性至少不弱於蘇州話，但也沒有完全極性問化。

五、結語

漢語及其方言中的極性問形式，歷來是研究的難點，因為這一系統龐大、複雜，與我們熟知的「普通話」（國語）或「北京話」中的情況有較大的差異，甚至可以極端一點地說，在這一方面，北京話不一定能作為漢語諸方言的典型代表。

從二十世紀中葉開始，陸續發表和出版了一批很有份量的漢語方言研究材料。在極性問方面，朱德熙先生八〇年代的兩篇論文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研究時代，⁹¹ 而張敏的博士論文則達到了第一次高峰；之後一大批很有價值的現象被發掘、整理，一直延續至今，到 2010 年，

⁹¹ 除〈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復問句〉外，還有一篇〈「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裡的分佈——為紀念季羨林先生八十壽辰作〉，《中國語文》1991 年第 5 期，頁 321-332；又收入袁毓林編，《20 世紀現代漢語語法八大家——朱德熙選集》，頁 463-481。

邵敬敏等的研究達到了第二次高峰，可以說是對此前的成果做了一次總結。在此期間，除了描寫，一些研究者也開始從理論上進行探索，尤以徐傑的研究最有意思，他試圖說明疑問形式套疊的規律，但漢語方言現象的特殊性，使他的理論努力受挫。

上述研究中的最大缺憾，是對「語氣」這一範疇的影響未予充分的重視。雖然學者們把漢語的「語氣」譯為 mood，但語法理論中的 mood 僅僅是漢語語氣系統這座龐大的冰山的一角。因為缺乏西方理論上的借鑒，所以研究者們過於考慮「由實到虛」的語法化道路，而對「由虛到實」的「去主觀化」道路避而不談，也就忽視了「疑問強化詞」這一歷史階段，於是最終無法從歷史的角度去正確地解釋疑問形式之間的複雜的套疊現象。

本文從兼用性、共現性與嵌入性三個方面，將漢語與極性問有關的語法形式分為兩大系統：真性極性問形式，以及疑問語氣成分。並分別討論了它們各自的語法化過程：疑問語氣下降，和極性問上升。本文還用大量的詳實的漢語方言材料證明了這一點，並對以往令研究者們困惑的語言現象，做了簡明有力的理論說明。

但本文並不僅限於談漢語，我們認為這一區分適用於世界語言，並用一些其他語言的材料來說明這一點。這也是今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責任校對：廖安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吳福祥、顧之川點校，《祖堂集》，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彭定求等，《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
-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賢愚經》，《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冊51。

二、近人論著

- 王琴，〈安徽阜陽方言的「可 VP」反復問句〉，《方言》2008年第2期，頁179-183。
- 朱德熙，〈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1985年第1期，頁10-20；又收入袁毓林編，《20世紀現代漢語語法八大家——朱德熙選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45-462。
- _____，〈「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裡的分佈——為紀念季羨林先生八十壽辰作〉，《中國語文》1991年第5期，頁321-332；又收入袁毓林編，《20世紀現代漢語語法八大家——朱德熙選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63-481。
- 江藍生，〈疑問副詞「可」探源〉，《古漢語研究》1990年第3期，頁44-50。
- 李小軍，〈有關疑問域的一點歷史思考〉，《中國語文》2010年第6期，頁496-501。

- 李科鳳，〈重慶方言與普通話疑問句的異同〉，《重慶交通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頁98-101。
- 李澤然，《哈尼語366句會話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邢向東，《神木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邢向東、王兆富，《吳堡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宗守雲，〈張家口方言的疑問表達〉，上海：復旦大學主辦，「2015年語言的描寫與解釋學術研討會」，2015年11月26-30日。
- 邵宜，〈贛方言（宜豐話）疑問範疇研究〉，收入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曾毅平，《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59-73。
- 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漢語方言疑問句橫向比較研究〉，收入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曾毅平，《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00-324。
- 唐一萍，《藤縣話疑問句研究》，浙江：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13年。
- 馬志紅，《龍口方言的疑問句研究》，山東：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年。
- 孫宏開，《獨龍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
- 徐傑、張媛媛，〈漢語方言中「可VP」問句的性質〉，《漢語學報》2011年第2期，頁60-70。
- 袁賓，〈說疑問副詞「還」〉，《語文研究》1989年第3期，頁26-28。
- 倪蘭，〈上海手語的疑問與否定〉，上海：復旦大學主辦，「2015年語言的描寫與解釋學術研討會」，2015年11月26-30日。
- 張一舟、張清源、鄧英樹，《成都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

- 張玉金，〈出土戰國文獻中的語氣詞「乎」〉，《語文研究》2010年第2期，頁59-65。
- 張伯江，〈疑問句功能瑣議〉，《中國語文》1997年第2期，頁104-110。
- 張良斌，《恩施方言疑問句研究》，合肥：安徽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年。
- 張敏，《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共時分佈及其歷時蘊含》，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1990年。
- 陳士林、邊仕明、季秀清，《彝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 陳小荷，《豐城贛方言語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1989年。
- 陳振宇，《疑問系統的認知模型與運算》，上海：學林出版社，2010年。
- _____，〈對疑問語氣提升的研究〉，收入沈陽主編，《走向當代前沿科學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23-45。
- 陳振宇、陳振寧，〈為什麼「不、沒（有）2、別」是副詞而不是附綴——漢語句子結構的類型〉，收入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主編，《語言研究集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14輯，頁100-118。
- 陳澤平，〈北京話和福州話疑問語氣詞的對比分析〉，《中國語文》2004年第5期，頁455。
- 彭小川，〈粵方言（廣州話）疑問範疇研究〉，收入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曾毅平著，《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7-124。
- _____，〈廣州話的是非問句研究〉，收入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曾毅平著，《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

- 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93-204。
- 黃成龍、周發成、張曦，《羌語366句會話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年。
- 朝克，《錫伯語366句會話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_____，《滿語366句會話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傅惠鈞，《明清漢語疑問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 曾毅平，〈客家方言（石城話）疑問範疇研究〉，收入邵敬敏、周娟、彭小川、邵宜、甘於恩、曾毅平著，《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74-94。
- 葉建軍，〈疑問副詞「還」溯源〉，《安徽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頁68-71。
- 劉丹青編著，《語法調查研究手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
- 劉丹青、唐正大，〈話題焦點敏感運算元「可」的研究〉，《世界漢語教學》2001年第3期，頁25-33。
- 劉春卉，〈南京方言中的「V不起來」與「阿／還VP」〉，《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頁44-47。
- 錢曾怡主編，《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
- 羅昕如，《新化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Comrie, B. "Interrogativity in Russian." In C. Williams, ed. *Interrogativity: A Colloquium on the Grammar, Typology, and Pragmatics of Questions in Seven Diverse Language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p. 7-46.
- Harris, A. C. "Interrogativity in Georgian." In C. Williams, ed.

Interrogativity: A Colloquium on the Grammar, Typology, and Pragmatics of Questions in Seven Diverse Languag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p. 63-112.

Hinds, J. “Interrogativity in Japanese.” In C. Williams, ed. *Interrogativity: A Colloquium on the Grammar, Typology, and Pragmatics of Questions in Seven Diverse Languag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p. 145-188.

Langacker, R. W. “Observations and speculations on subjectivity.”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5, pp. 109-150.

_____. “Viewing in Cognition and Grammar.” In Philip W. Davis, ed. *Alternative Linguistics: Descriptive and Theoretical Mod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pp. 153-212.

Shopen, T.,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2nd ed., Volume I: Clause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haley, J. L.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

A Typology of Polar Ques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eal Polar-question Forms and Interrogative Mood Elements

Zhen-yu Chen^{*}, Siriwan Saengow^{**}, Shi-rong Xue^{***}

Abstract

At least 11 polar-question forms can be distinguished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se are divided into two basic types: real polar-question forms (RPQ), and interrogative mood elements (IME). IME are often employed for other mood functions, used over or under other question forms, but are not generally found in embedding clauses. RPQ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They are neither used for other mood functions nor over or under other question forms, but they can be used in embedding clauses freely. Two kinds of processes have worked alternately in the history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polar questions: falling from mood elements to question forms, and raising from embedded polar forms to forms used in independent clauses.

Key words: interrogative, real polar-question forms, interrogative mood elements, grammaticalization, ability of embedding, rearrangement of markednes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 MPhil student,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